

汕头大学人文科学丛书之三



薩鎮冰傳

——一生跨越四个历史时期的近代爱国海军宿将

薩本仁 著

● 海潮出版社

萨镇冰传

——一生跨越四个历史时期的近代爱国海军宿将

萨本仁 著

海潮出版社

1994年·北京

(京)新登字 127 号

萨镇冰传

萨本仁 著

海潮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100841)

新华书店经销

空军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6.5 163 千字

199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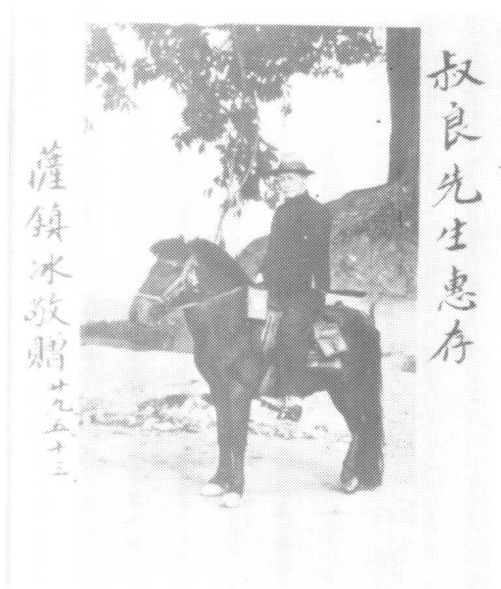
印数:1—2000 册

ISBN 7-80054-385-4/I·90

定价:4.50 元



任“康济”练舰管带时的萨镇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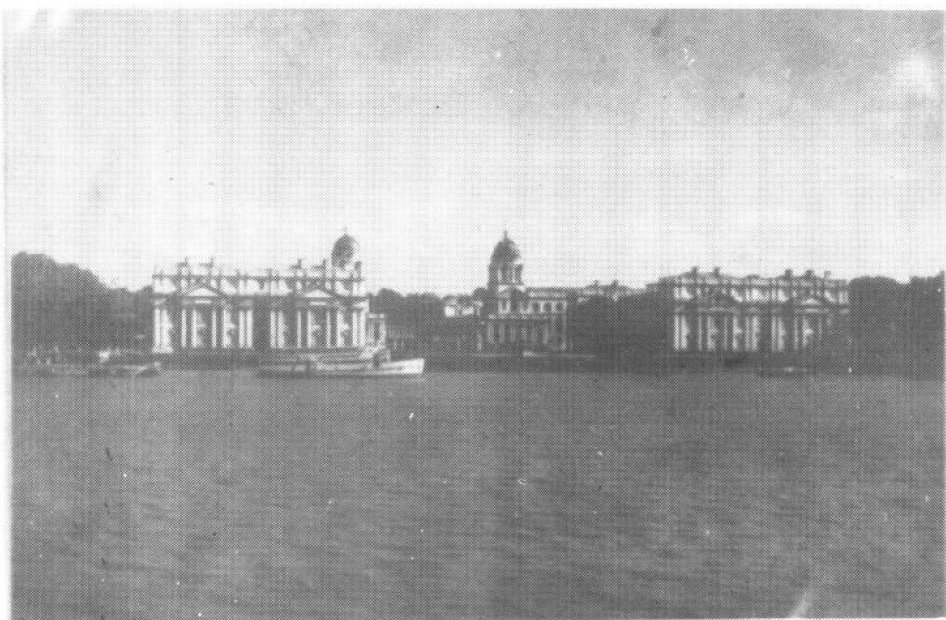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时期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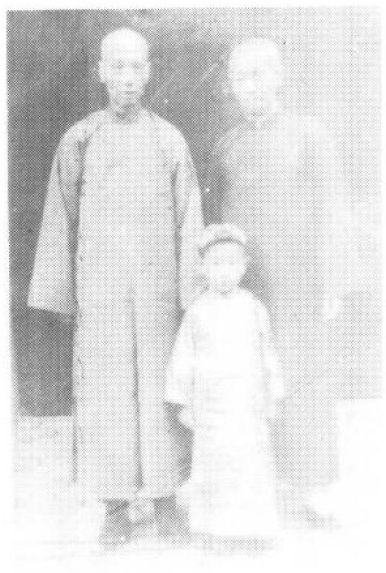
1930年前后的萨镇冰



1948年摄于福州



英国泰晤士河畔的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



1939 年春摄于北京。
左为族姪福楹，前为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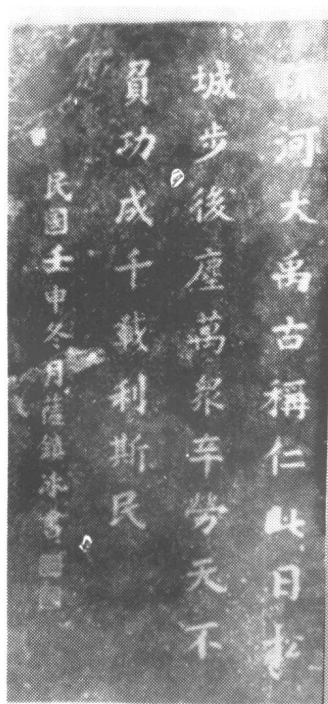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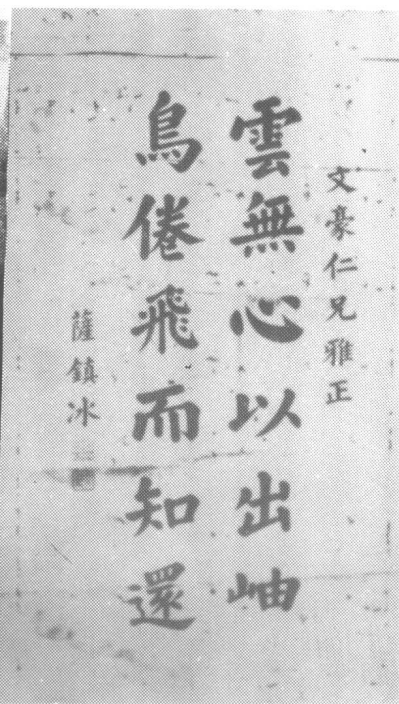


1949 年春摄于仁寿堂前。后排右
立者为福均，左立者为本远。前排右
立者为支茂，左立者为支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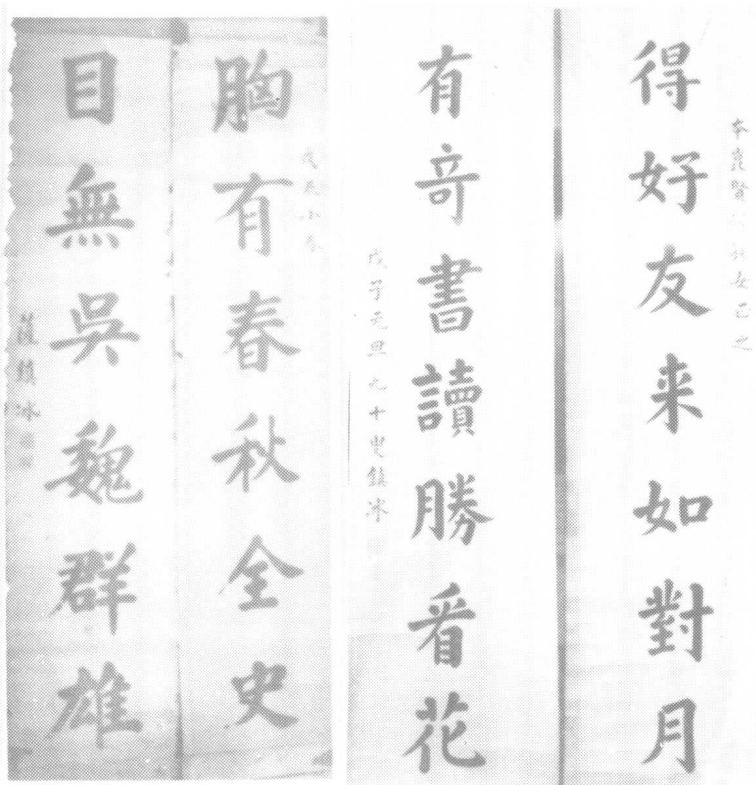
九十华诞时摄于仁寿堂侧，左为子福均，右为媳商子王

萨镇冰书写的联对



一九三二年萨镇冰在霞浦手书的浚河诗碑

萨镇冰书写的部分联对



作者摄于英国泰晤士河畔，彼岸为格林尼次皇家海军学院

序

中国近代海军宿将萨镇冰逝世四十年后的今天，由萨本仁教授撰写的《萨镇冰传》出版了，这是我们对这位近代爱国人士最好的纪念。近十几年以来，我国史学界和军队学术界日趋深入地展开了关于中国海军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海军史的研究。作者经过数年的努力，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文字，实事求是的态度撰写的这部《萨镇冰传》，无疑也是一份有益于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的学术成果。

萨镇冰的少年时代，正是清王朝走向衰亡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的舰队从海上入侵，打开了我国国门，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存亡、民族危机，迫使人们去求索。通过“海防大筹议”，“洋务派”提出了建立蒸汽铁甲舰队为主力的海上武装以御外患的倡议。于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开始起步，引进西方海军科学技术与部分装备，设厂造舰，开办船政学堂培养海军人材。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胸怀大志的萨镇冰于1869年考入福建马尾船政后学堂第二届驾驶班。他在学期间，刻苦勤奋，成绩优等；在与第一届毕业生严复、刘步蟾等留学英国期间，他抱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信念，悉心学习，期待学成回国，为建设我国自己的海军保卫海疆效力。萨镇冰的青年时代曾在天津水师学堂执教，但主要是在舰上任职，清末又担任总理南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海军副大臣等职。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的威海之战中，他带队坚守威海港东口的日岛炮台，为保卫北洋海军仅存的威海基地，一直战斗到弹尽台毁才奉命撤回刘公

岛。萨镇冰后来在一次演讲中，回忆他在海军的经历时，感慨地说：“甲午战争，由于清廷的腐败，致使北洋海军一败涂地”，“海军大业未成，是我终生所遗憾的！”他对振兴中国海军的眷眷之情溢于言表。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萨镇冰虽然未能响应革命军方面的函劝率舰队起义，但他鉴于革命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愿与革命军为敌，乃自动引退离开舰队，各舰遂纷纷起义、加入革命军的行列。

萨镇冰晚年，终于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他荣任首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等职，1952年4月10日以94岁高龄逝世。虽然他未能亲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成长壮大，但他对建设海军的孜孜追求和重振海军的殷切企望，我们是不会忘怀的，相信《萨镇冰传》的出版必将给人们以启示。

张序三

1992年4月20日 于北京

前 言

今年4月10日是近代中国海军的奠基人之一萨镇冰逝世四十周年忌辰，小作付梓，以志纪念。

萨镇冰髫龄入福建马尾船政后学堂肄业，负笈英伦。归国后，他带舰三十年，以舰为家，以兵为亲，威海海战中血战日岛，清末肩负起重振海军的重任。民国初年，萨镇冰历任北洋政府的军政要职，沉浮十年，终于挂冠而去。抗日军兴，他参与“闽变”，抗日战争中他的足迹遍历南北，体察民情，并再度远涉重洋宣传抗日、募集侨资。萨镇冰一贯为政清廉、自奉清简，为社会公益、扶困济危不遗余力。他以垂暮之年亲睹历史的巨变，坚定不移地留居大陆，迎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从晚清到新中国诞生，萨镇冰一生跨越了四个历史时期。他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途程，正当我国民族多难、危机四伏的时代，他多次经历了时代变动的转折。每遇历史的重大转折，他总是追随进步与光明，而决不逆历史潮流而动。因此，他的生存与消逝，成功与失败，以及他的为人处世，都必然是那个充满危机与动乱时代的戏剧性的缩影，也必然是与各个时期的进步力量紧相联系的。萨镇冰的经历宏富多彩，且富有传奇性，多年来他的品德风范深受海军袍泽与桑梓父老的缅怀与崇敬。

这本传记以传主为经，有关的重大史事为纬，以纪传体与编年体的混合体裁加以综合叙述与剖析。笔者力求贯彻的几项撰写原则是：不拘泥陈说，更不人云亦云随便苟同；尊重史实，实事求是，对所涉人物与事件不以成败论人记事，不忘是非之公；遵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治史传统，尽量征引翔实的史料，进行必要的阐

释,不武断下结论。作为一代海军名将,历来论者对萨镇冰的褒扬多于贬抑,所谓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其实世间那得如许“完人”?因此,举凡传主所处的时代背景、生平行迹及重要言论诗文,本书皆采摭原始资料悉行纳入,以供读者研断。

在师友们的鼓励督促下,笔者不才疏识浅,草成拙作,以就教于海内外识者。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福建省政协、福州市政协、福建省图书馆、汕头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提供了资料与方便;族兄萨本珪除提供许多珍贵资料外,并通览书稿提出许多建设性的修改建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李时岳研究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海军前辈陈书麟先生对本书的出版也甚为关注;书法家刘启林先生为本书题签均,此谨表谢忱。

作 者

一九九二年三月于汕头大学

目 录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悠悠家世	(1)
第二章 扬帆英伦	(10)
第三章 北洋成军	(27)
第四章 甲午悲歌	(51)
第五章 重振海军	(65)
第六章 十年沉浮	(90)
第七章 以德治闽	(113)
第八章 耄龄壮志	(139)
附 录.....	(177)

第一章

悠悠家世

萨镇冰字鼎铭，清咸丰九年己未二月二十六日（公历 1859 年 3 月 30 日）生于福州澳桥下（今鼓楼区东大路福州大酒家附近）。镇冰的先世为色目人，其居处失考，或繁衍于和林（故址在今蒙古共和国中部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始祖萨拉布哈（一译思兰不花）“肇基西北，累着勋伐，受知于元世祖，命仗节钺”。①再传傲拉齐（一译阿鲁赤），元英宗在位时（1321～1324 年）留镇云代②。

阿鲁赤有三子，长子萨都刺（拉）汉名天锡，号直斋，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生，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 年）卒，终年六十四岁。③萨都刺生于雁门，故自称雁门人或代郡人（雁门在代郡辖境内）。1936 年，萨都刺第十六世旁系裔孙萨镇冰游雁门故里，作《丙子秋日游雁门》诗云：

远越关山来代郡，为探先世归家乡。

居人闻讯殷相问，劝我停骖意绪长。④

关于萨氏族籍，近年来学者们颇多歧议。据《萨氏宗祠记》载：“吾先世色目仕元有功，时以国俗，弗称氏以名传。”清初著名诗人

王士禛撰《池北偶谈》亦云：“萨都刺，色目人也。”纪昀（晓岚）等在清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七亦称：“萨都刺（拉），本色目人也。”乾隆敕编的我国古代经史子集巨型总集《四库全书》收萨都刺的诗词集《雁门集》一种，可是馆臣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六十七又载：“萨都刺……实蒙古人也。”其实二说并不矛盾。萨都刺在应试或任官填报族籍时就自称“色目人”，而与亲友唱合问答时则又往往自称“蒙古人”。因为，乃祖思兰不花在名义上还是色目人，至乃父阿鲁赤实际上就是蒙古人或蒙古色目人了。原来，元世祖忽必烈在统一全国前后，为加强统治，只有蒙古人才能掌握中央和地方的军、政、财、法、教等大权；色目人与汉人、南人不同，是从未与蒙古人抗争过的，而且自元立国以来一直为蒙古人的统治效力，尤其是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色目人屡建功勋，其中上层人物亦不乏与元皇室联姻的，因此不少色目人中的有功者分据镇守各险关要津，萨都刺的先辈即如是。福建省图书馆庋藏的清道光三年（1823年）刊刻的《雁门萨氏家谱》中，有一组当时加盖的印章，其中有两枚印文均为“蒙古色目答失蛮氏”。不过，有的学者论证“答失蛮氏”不是“色目姓氏之一，而实为伊斯兰教中的一派。”⑤

然而，何以自明隆庆元年（1567年）辑修《雁门萨氏家谱》始，迄清宣统二年（1910年）庚戌本止，历经五版都不再提及萨氏的族籍呢？主要原因是明兴以来留在长城以内的不多的蒙古人处境极劣，大多隐姓埋名改称汉族，萨氏后裔自难例外。直到1935年，在萨镇冰主持下与族弟嘉曦续修的八卷本《雁门萨氏家谱》中，方提及择居福州的萨氏后裔多系萨都刺长弟天与的直系后裔。

萨都刺兄弟三人，长弟野芝，字天与，曾任元江西建昌路总管。天与子仲礼，字守仁，中元统年间进士，授福建行中书省检校，遂卜居于闽，是为萨都刺的旁系后裔入闽的始祖。庚戌重编本《家谱》条例亦云：“入闽之祖，当在检校”，又云：“今谱纪载独详天与公

者，其所生也；溯及直斋公者，明受姓也。”赐姓“萨”是在“英宗朝都刺公始以经术受姓”^⑥，同时，萨都刺取汉名和字，随汉俗的名字当然可以单用，因此在《雁门萨氏家谱》中，屡见“萨都刺公”、“天锡公”、“直斋公”等称呼，而称之为“都刺公”者却极个别。仲礼公入闽时，乃父天与公仍在建昌路总管任上，未随子入闽，所以后来散居福州一带包括萨镇冰在内的萨氏家族并非萨都刺的直系后裔。萨都刺的直系后裔当时定居于宛平（今北京市丰台区）；他的次弟刺忽丁官福兴路录事司司籍，治所于江西南昌府，故卜居该地。萨都刺与刺忽丁直系后裔的去向均无考。总之，综观萨氏家族的发展，“从萨都刺公而有姓，从野芝公而发族，从仲礼公而入闽。”^⑦

萨都刺是元代著名诗人，他留下许多刻画现实、清新绮丽的诗词传世之作。他的作品在我国文学宝库中流光溢彩，因而明清以来他被誉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⑧。元代前期废科举长达三十余年，才华横溢的萨都刺仕途无门，加以家道中落，他的青中年时代竟是在“家无田，囊无储”的窘境中度过的。为了生计，萨都刺曾奔走吴、楚等地经商，却因不谙此道而历尽了“严霜烈日太行坡，斜风猛雨瓜州渡”的坎坷磨难。后来虽恢复了科举制，而他却已届中年，到元泰定四年（1327年）四十三岁时才中进士，历任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掌印正官，有实权，是只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才能任的官职）。此后，萨都刺除在京师任翰林国史院应奉文字外，多在各地的肃政廉访司任微职，终因他不畏权贵、弹劾奸佞，遭致仕途多乖，不久致仕。萨都刺目睹元代残暴的封建统治，人民倍受民族压迫和歧视，而且战乱连绵，官府征敛无度，贵族和官吏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的愤懑与不平之情遂融于谴责与鞭笞罪恶的社会现实的诗作之中。例如，萨都刺炽热深沉的忧国忧民之心在《早发黄河即事》中，就有完美而深邃的抒发：

晨发大河上，曙色满船头。

依依树林出，惨惨烟雾收。

村墟杂鸡犬，门巷出羊牛。
炊烟动茅屋，晚稻上陇丘。
尝新未及试，官租急征求。
两河水平堤，夜有盗贼忧。
长安里中儿，生长不识愁。
朝驰五花马，暮脱千金裘。
斗鸡五坊市，酣歌最高楼。
绣被夜中酒，玉人坐更筹。
岂知农家子，力穡望有秋。
短褐长不完，枵食长不周。
丑妇有子女，鸣机事耕畴。
上以充国赋，下以祀松楸。
去年筑河防，驱夫如驱囚。
人家废耕织，嗷嗷齐东州。
饥饿半欲死，驱之长河流。
河流天上来，趋下性所由。
古人有善备，鄙夫无良谋。
我歌两河曲，庶达公与侯。
凄风振枯槁，短发凉飕飕。⑨

萨都刺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的感情，还表现在以反对战争为主题的诗作里。例如，《题画马图》唱道：“入为君王驾数车，出为将军净边野。将军与尔同生死，要令四海无战争，千古万古歌太平！”⑩萨都刺一生足迹遍南北，他以饱览祖国山水为乐事，以遨游万里为壮举，却不乏抒发别情乡愁之作。他的笔锋绚丽，意境深邃，既有感叹忧伤，却又气魄恢宏，襟怀磊落。他的诗作词章从长城壮美写到江南秀色，为后世留下不少记游和山水诗词的名篇佳作。传说他游杭州时，“凡深岩邃壑人迹所不到者，无不穷其优胜。至得意处，辄席草坐，徘徊终日不能去，兴至则发为诗歌。”⑪同所有杰出的汉

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诗人一样，萨都刺在他咏怀的诗作中也凝集了浓烈的爱国情感，而毫无以异族自居的痕迹。萨都刺的词作虽数量不多但成就颇高，置诸汉族和其他民族词人的佳作之中也是毫无逊色的，其中尤以《满江红·金陵怀古》更是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蛩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⑫

元至元元年(1335年)冬，萨都刺奉诏入闽，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知事正八品官近一年半(1336年4月至1337年8月)，这时他已年逾半百了。在此之前，他除在京城大都应奉翰林文字外，在京口(镇江)、建康(南京)，之后在汴梁(开封)、杭州和庐州等地过着坎坷的游宦生活。萨都刺虽然官微言轻，但却是勤政爱民，执法如山，其廉声能绩深获各地父老称道。他一贯致力于“敦孝让，禁豪猾，恤贫匱”，以及“通币法，平谷价，修废补坠”。他确实做到了“凡职之所当举者，知无不为”。他力图形成“吏不犯，民不欺”的社会风尚。福州是萨都刺的旁系后裔繁衍之地，他在入闽前和入闽途中都不乏吟咏他想象中的“三山”(福州市内有乌石山、屏山和于山，“三山”是福州的代称)的诗句，留下了数十首诗章。萨都刺在《天章台石上晚酌》中以清新洒脱的诗笔勾勒出祖国东南海隅的秀美景色：

晚凉上乌石，置酒天章台。

日夕下山去，海风吹月来。

豪气吐千丈，朗吟动三台。

白露洒仙掌，银河泻金杯。

谁识芙蓉仙，飞身在蓬莱。⑬

1337年中秋，萨都刺携眷踏着如水的月色告别榕城北上，他在穿行于闽北延平的溪舟中写下了纪实抒怀的《溪行中秋望月》并